

翻轉

翻電貳點零

# 時君子

中國知識分子的鄉愁



中国史与思想史第十六期  
2022/03/28 8PM WECHATLIVE  
報名請按二維碼並打 報名

## CHAPTER3 我们何以不同

基础问题意识：在现代化进程中，我们再次扎入“中国特殊论”。当然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，特殊是一定的，但这个特殊性到底是什么呢？

### EPISODE16 何谓君子

基础问题：孟子提出新的儒家解法和方案，民以自利和自然情感为基础，而“君子”则推知这种道德秩序到更广泛的地方，问题是这可能吗？

翻电2.0 整体章节

1 纯粹理性批判 / 2 哲学研究 / 3 论语 /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
/ 5 性经验史 / 6 理想国 / 7 精神现象学 / 8 存在与时间

# 孟子与孔子方案的区别

孟子的“现代性”

孔子：以家庭伦理解决家庭问题

天子之家：天子与诸侯

诸侯之家：诸侯与士卿

士卿之家：士卿与士人

士人之家：士人与在地乡民

乡民之家：家

孔子方案的例外项：诸侯和游士

诸侯：霸主秩序对天子之家的影响

游士：士人秩序崩溃

---

都是真实的人际秩序

以上这一切都有一种解决方案：礼

礼的核心是“让”

(礼是对等交换秩序，一方坚守，秩序就得到了保全)

# 孟子与孔子方案的区别

孟子的“现代性”

孟子：以责任政治解决秩序问题

天子之家：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，诸侯与天子不是家人

诸侯之家：晋献公屠群公子

士卿之家：士人秩序崩溃

士人之家：（保持）士人与在地乡民

乡民之家：（保持）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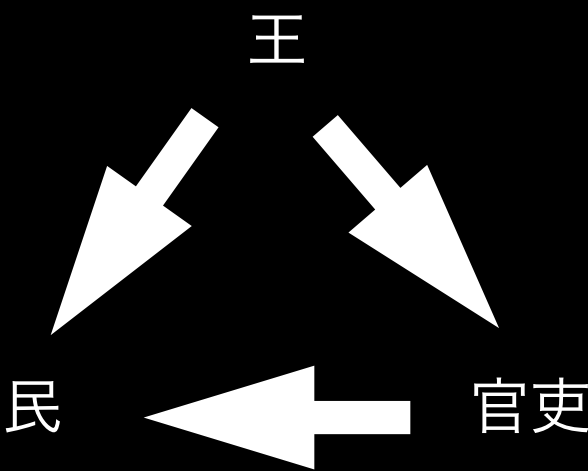
道德秩序以“家庭秩序”作为范本

古今中外皆然

孔子方案的例外项变成孟子时代的：王和游士

王：脱离天子体系成为独立的“顶点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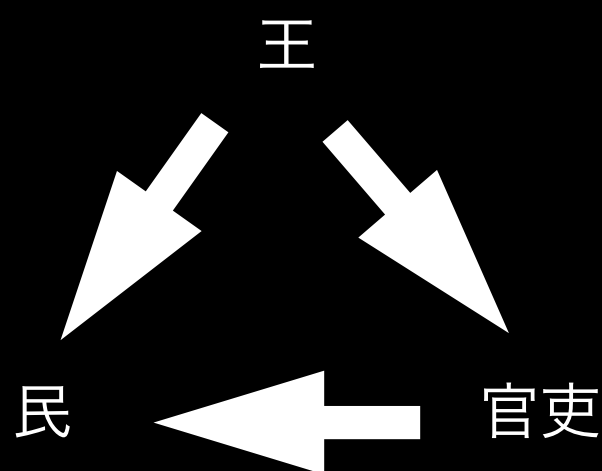
游士：大量游士组成“官吏”阶级



直到现在还是如此

# 同、战、顺、责

各家面对战国新形式的重点



战国最显著的事情，就是“王”驱使“民”的兼并战争  
(没有人喜欢这个秩序)

墨家：反战，以王为尊，官吏是王尚同的通道

黄老：以王为尊，打仗不好但无法避免，重要是心态和打法

法家：以王为尊，打仗好不好官吏说了不算，帮王打赢

“战争不可避免”……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啊？

法家：现实主义（隐约的正面解释）

道家：道即如此（人只能如此，隐约的负面解释）

---

孟子：反战，官吏的立场，官吏应该站在的民的立场劝王负责

这个时候，“官”成为一个非家族秩序的“责任者”

这个责任的发起不是因为“礼”与“让”

# 事情为什么不可变好呢？

这个问题有很多种不同的回答

好坏相对，你觉得不好，换个视角，可能就是好（庄子）

现在的不好，是为了以后更大的好（黄老）

人性本恶，世界本来就不可能好

有什么不好？其实事情很公平啊？善战者强（法家）

---

事情不好啊，但我真的是无能为力，事情好不好我说了也不算，  
不以我的力量为转移

# PART 1

## 孟子怨天

孟子的责任是如何形成的？

# 怨天尤人

从一个我们无法理解和模仿的开始

孟子去齐，充虞路问曰：『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虞闻诸夫子曰：「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」』  
曰：『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来，七百有馀岁矣。以其数，则过矣；以其时考之，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吾何为不豫哉？』

---

孟子自认“名世者”，因此自己未能劝及齐宣王  
肯定是“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”  
因而怨天

（而不是说天道如此）

平治天下的必要

BUT

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做的的呢？怎么就不是你自己能力不够？

# 孟子之前真的做足准备了么？

可以从什么角度看出来呢？

孟子去齐。尹士语人曰：『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，则是不明也；识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则是干泽也。千里而见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后出昼，是何濡滞也？士则兹不悦。』

1 王之不可以为汤武

2 肯定是求财

3 慢慢吞吞，走也不真诚

（一股子夏之气）

夫尹士恶知予哉？千里而见王，是予所欲也。不遇故去，岂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。予三宿而出昼，于予心犹以为速，王庶几改之！王如改诸，则必反予。夫出昼，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后浩然有归志。予虽然，岂舍王哉！王由足用为善，王如用予，则岂徒齐民安？天下之民举安。王庶几改之！予日望之！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谏于其君而不受，则怒，悻悻然见于其面，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？

---

孟子期待王可以改变态度

即便做了决定，依然心里觉得非常遗憾

（为了怨天？自己带着好的期盼，做了好的事情）



# 孟子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吗？

以至于只能等到齐宣王回心转意

孟子去齐，宿于昼。有欲为王留行者，坐而言。不应，隐几而卧。

客不悦，曰：『弟子齐（zhāi）宿而后敢言，夫子卧而不听，请勿复敢见矣。』

曰：『坐！我明语子。昔者鲁繆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；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繆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子为长者虑，而不及子思。子绝长者乎？长者绝子乎？』

你该劝谁啊？

（孟子有一个明显的“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”）

---

齐宣王为什么必须改变呢？

齐宣王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和孟子合作吗？

不是说可以“妥协”么？公约数么？

# 孟子在齐国的空间没有了么？

齐宣王如何想的？

他曰，王谓时子曰：『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，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。子盍为我言之！』

这不是很尊重孟子么？

孟子曰：『然。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辞十万而受万，是为欲富乎？季孙曰：「异哉子叔疑！使己为政，不用，则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为卿。人亦孰不欲富贵？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。」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。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』

---

我自己做不了官？通过教育垄断官场？

齐王给了个糟糕的位置，汝来吾朝结党如何？

# 宣王似乎给孟子很高的待遇

超越稷下学宫

“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”



稷下学宫在国外，在宣王一朝为大

邹忌事宣王，仕人众，宣王不悦；晏首贵而仕人寡，王悦之。邹谓宣王曰：“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，不如有五子之孝，今首之所进仕者，以几何人？”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。——《战国策·邹忌事宣王》

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。王曰：“子来，寡人闻之，千里而一士，是比肩而立；百世而一圣，若随踵而至也。今子一朝而见七士，则士不亦众乎？”淳于髡曰：“不然。夫鸟同翼者而聚居，兽同足者而俱行。今求柴胡、桔梗于沮泽，则累世不得一焉。及之皋黍、梁父之阴，则郛车而载耳。夫物各有畴，今髡贤者之畴也。王求士于髡，譬若挹水于河，而取火于燧也。髡将复见之，岂特七士也？”——《战国策·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》

---

宣王似乎不是一个很爱才的人

# 宣王喜欢什么样的呢？

宣王不是一个“负责”的人

燕人畔。王曰：『吾甚惭于孟子。』

陈贾曰：『王无患焉。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？』

王曰：『恶！是何言也！』

曰：『周公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智，周公未之尽也，而况于王乎？贾请见而解之。』

见孟子，问曰：『周公何人也？』

曰：『古圣人也。』

曰：『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诸？』

曰：『然。』

曰：『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？』

曰：『不知也。』

『然则圣人且有过与？』

曰：『周公，弟也；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过，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古之君子，其过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见之，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；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。』

---

宣王喜欢的是“文过饰非”之徒

# 从礼忠相较到责任

一个循环

从孔子的伦理本位，到孟子的责任本位

孔子：诸侯不能以礼待士卿，士卿就不必对他忠诚

孟子：王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臣就不必替他负责了

怨天尤人

怨他人为何不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？

---

孔子：正名 / 名正言顺

知道了名，就知道了在礼的秩序中谁是礼的发起者

克己复礼

孟子：克己背锅

罪己诏在之后儒家强调的秩序中那么重要

# PART2

## 从礼到责任

孟子的逻辑

# 亲族秩序是基础

这是“性善”的基础

孟子曰：『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

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；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』

仁义都从亲族秩序中产生，这个不用学，也不用知  
是一种情感和本能

---

但是孟子引入了一个新的东西

公孙丑曰：『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』

孟子曰：『势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。以正不行，继之以怒。继之以怒，则反夷矣。「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于正也。」则是父子相夷也。父子相夷，则恶矣。古者易子而教之，父子之间不责善。责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。』

夫章子，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。责善，朋友之道也。父子责善，  
贼恩之大者。

# 本能的爱与有知的善

哪个是负责啊？溺爱是负责？
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于物也，爱之而弗仁；于民也，仁之而弗亲。

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』

亲：亲（至高）

仁：民（至中）

爱：物（至用）

---

恻隐：对亲的心态

是非：于民的判断

羞恶：克己的基础

辞让：对礼的心态



# 孟子以是非来衡量礼的传统

什么是是非啊？

有条件的判断

孟季子问公都子曰：『何以谓义内也？』

曰：『行吾敬，故谓之内也。』

『乡人长于伯兄一岁，则谁敬？』

曰：『敬兄。』

『酌则谁先？』

曰：『先酌乡人。』

『所敬在此，所长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』

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『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将曰：「敬叔父。」曰：

「弟为尸，则谁敬？」彼将曰：「敬弟。」子曰：「恶在其敬叔父也？」彼将曰：「在位故也。」子亦曰：「在位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须之敬在乡人。」』

季子闻之，曰：『敬叔父则敬，敬弟则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』

公都子曰：『冬日则饮汤，夏日则饮水，然则饮食亦在外也？』

---

义在内还是在外？不是这个问题

等等…扯这个干嘛？

对内对外有什么要紧？

亲族秩序：无条件的（纯粹内在的）

礼制：无条件的（纯粹外在的）

那么礼崩乐坏又非亲族的情况下？该怎么做呢？

我该怎么负责呢？

无名的环境责任如何建立？

---

空难哀悼：你为啥要哀悼？每天其他原因死的人岂止100？

（绝对外在的）

纯内在身份的：考虑问题必须考虑中国的利益

# 情形（语境）明确

是非与责任才得以明显

任人有问屋庐子曰：『礼与食孰重？』

曰：『礼重。』

『色与礼孰重？』

曰：『礼重。』

曰：『以礼食，则饥而死；不以礼食，则得食，必以礼乎？

亲迎，则不得妻；不亲迎，则得妻，必亲迎乎？』

屋庐子不能对。明日之邹，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『於！答是也，何有？不揣其本，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往应之曰：「兄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；不，则不得食，则将之乎？竊东家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；不搂，则不得妻；则将搂之乎？」』

---

没有大而化之的“以礼”或“不以礼”  
(这很明显是名家的技术)

# 孟子的情境之理

用情境道理反对教条道理

孟子居邹。季任为任处守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处于平陆，储子为相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他日，由邹之任，见季子；由平陆之齐，不见储子。屋庐子喜曰：『连得间矣！』问曰：『夫子之任，见季子，之齐，不见储子，为其为相与？』曰：『非也。《书》曰：「享多仪，仪不及物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。」为其不成享也。』屋庐子悦。或问之，屋庐子曰：『季子不得之邹，储子得之平陆。』

陈臻问曰：『前日于齐，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<sup>1</sup>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；于薛，馈五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则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』

孟子曰：『皆是也。当在宋也，予将有远行，行者必以赆（jìn）<sup>2</sup>；辞曰：「馈赆。」予何为不受？当在薛也，予有戒心；辞曰：「闻戒，故为兵馈之。」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。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』

---

而责任的道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分疏之上

# 情境是可能性

构想出不同的可能

万章问曰：『敢问交际何心也？』

孟子曰：『恭也。』

曰：『「却之却之为不恭」，何哉？』

……

曰：『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，犹御也。苟善其礼际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问何说也？』

曰：『子以为有王者作，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？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，充类至义之尽也。孔子之仕于鲁也，鲁人猎较，孔子亦猎较。猎较犹可，而况受其赐乎？』

曰：『然则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与？』

曰：『事道也。』

『事道奚猎较也？』

曰：『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』

曰：『奚不去也？』

曰：『为之兆也。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后去，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。孔子有见行可之仕，有际可之仕，有公养之仕。于季桓子，见行可之仕也。于卫灵公，际可之仕也。于卫孝公，公养之仕也。』

御、盗、较是不同的

---

孔子为官三种情境的可能

# 不同的责任和情况

构想出不同的可能

陈子曰：『古之君子何如则仕？』

孟子曰：『所就三，所去三。迎之致敬以有礼；言，将行其言也，则就之。礼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则去之。其次，虽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礼，则就之。礼貌衰，则去之。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饥饿不能出门户，君闻之，曰：「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从其言也。使饥饿于我土地，吾耻之。」周之，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』

当然孟子也知道怎么让自己“不负责”

孟子谓牴鼃曰：『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，似也，为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数月矣，未可以言与？』

牴鼃谏于王而不用，致为臣而去 1 。

齐人曰：『所以为牴鼃则善矣，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。』

公都子以告。

曰：『吾闻之也，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则吾进退，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？』

---

负责的和不该负责的

# 内孝， 外礼， 中仁

责任心的双重来源

责任发源于“恻隐”  
就像亲族的”孝悌“  
(至内)

责任可能的  
情境

责任不可能的  
情境

礼：形成语言建制的判断  
有的对我有利， 有的对我不利  
(至外)

克己：克服自私地使用礼， 克服构想不可能， 克服滥用恻隐

孟子曰：『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 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 求仁莫近焉。』

# PART3

如何才能做到呢？

知易而行难， 孟子的”志“之学



# 不是“心”学，而是“志”学

## 儒与道之区别

公孙丑问曰：『夫子加齐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，不异矣。如此，则动心否乎？』

孟子曰：『否！我四十不动心。』

.....

曰：『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』

『告子曰：「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」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；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；故曰：「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」』

『既曰「志至焉，气次焉」，又曰「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」，何也？』  
曰：『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』

『敢问夫子恶乎长？』

曰：『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』

.....

曰：『诐（bì）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』

.....

---

与道家完全相反，有所选择，有所分辨

# 如何分辨呢？

再次回到不断分辨的中道

孟子曰：『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。子莫执中。执中为近之。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，举一而废百也。』

孟子的分辨：

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所恶执一者，为其贼道也。

杨朱的方法都是错的：

因此人要有所为，有所不为

但关键就是”不同情境的权衡“

---

不断分辨，不断权衡的道理

孟子谓高子曰：『山径之蹊，间介然用之而成路，为间不用，则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』

孟子曰：『五谷者，种之美者也。苟为不熟，不如荑稗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』

# 我就没有那么多想分辨的怎么办？

有啥值得费功夫去分辨的啊？

孟子曰：『今有无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，非疾痛害事也，如有能信之者，则不远秦、楚之路，为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则知恶之；心不若人，则不知恶，此之谓不知类也。』

孟子曰：『耻之于人大矣。为机变之巧者，无所用耻焉。不耻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』

---

知耻近乎勇。——《礼记·中庸》

# 但怎么才能够有羞耻心呢？

取法乎上——存心

还记得孟子说：人皆“可”为尧舜么？

孟子曰：『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为物也，不盈科不行；君子之志于道也，不成章不达。』

但什么才是泰山呢？

孟子曰：『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……必自反也…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忧则有之：舜，人也；我，亦人也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我由未免为乡人也，是则可忧也。忧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……』

---

孟子曰：『行之而不着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』

# 因而重要的不是所知之多

而是做重要的事情

孟子曰：『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；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。尧、舜之知而不遍物，急先务也；尧、舜之仁不遍爱人，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缌、小功之察；放饭流歠，而问无齿决，是之谓不知务。』

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知道，只是做不到

---

责任——克己（找到自己负责的可能，与做的可能一体）

以言辞养浩然之气

不断进行分辨

以不这样做作为耻辱

效法圣贤，以自己和他们的差异为耻

进而获得做重要的事情的能力

## 以免耻为志

# 孟子

自己负责，并劝勉他人负责的人

环境：通过实践和认知

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”可负责“的环境

相信自己的负责，也相信他人的负责  
(善端与推知)

并在责任的承担中获得秩序  
(非对称社会)

---

在内孝与外礼中不断分辨，找我和我们责任可行的环境  
(而不是责任永远是他们的)

一种真正的逍遥：无耻无悔

# 先秦儒家传统

儒家思想的内在生命力

儒家思想的根基：

自然情感 / 孝悌

儒家思想面临的危险：

自己（自以为义、免除责任）

儒家思想的方法：

克己（承担礼、承担义）

儒家思想的内在动力：

中道（拒绝唯一结论、崇古）

儒家思想的气质：

承担（礼让、责任政治）

---

已非”真理“， 非”契约“的方式促使秩序与”善“成为可能